

房龙文集

*Hendrik*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Willem*

朱子仪 译



*VAN LOON*

北京出版社

房龙文集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朱子仪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美]房龙著;朱子仪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房龙文集)

ISBN 7-200-04240-4

I. 荷... II. ①房... ②朱... III. 荷兰-近代史-研究  
IV. K5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4941 号

房龙文集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HELAN GONGHEGUO DE SHUAI WANG

[美] 房龙 著

朱子仪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10 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ISBN 7-200-04240-4

K · 442 定价: 18.00 元



##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钱满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年—1944年）一生中出版了三十余种书籍，单枪匹马地将人类各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都复述一遍。如此浩大的工程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真令人钦佩他以有涯之生向无涯之知挑战的勇气。

房龙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思想。他的著述包括《人的解放》（即《宽容》）《人类的故事》《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诸多原因中，知识的不够普及至少也是一种，有多少人能天天坐在图书馆中去研读人类的文字积累呢？理论玄妙得高不可攀，历史悠久得令人生畏，知识浩瀚得一望无

边，理论注定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少数人掌握的知识若不能为大众所分享，就不会有人民的觉醒和人类的进步。鲁迅笔下，作为精英的夏瑜所能奉献给华老栓之辈的，只是他被砍头时流下的鲜血。一个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容易，要提高整体素质却很难。普及工作是艰巨而伟大的，是一项民族和人类赖以发展的事业。房龙着眼于此，一生致力于此。他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自配插图，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具备的科学人文知识复述得精彩扼要，其中还不时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在普及现代知识的同时，他也普及了现代意识。

人们往往一辈子钻在本行的微观世界里，忽略和疏离了宏观世界，因而失去对世界和自己的平衡感觉，甚至陷入极端。阅读房龙的著作，听听他从“我碰巧属于哺乳动物种族”的角度来叙述的宇宙、人类的故事，也许可以重新摆正各种事物在心目中的合适位置，保持自己与世界的正常联系。

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虽然作为一个过了二十岁才移居美国的荷兰人，他不可避免地更多写到他熟悉的西方，也更钟情于他的故国，但他决不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一直在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房龙的这种观点发展到最成熟的形式就是他的《宽容》一书——宽容，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这本书另一个版本的名字叫《人的解放》。

人类从一种野蛮生物开始，为摆脱野蛮，必然经历一个野蛮的过程。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正常状态。统治人类原始社会的也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也是为

此奋斗争夺的历史。每个群体为求生存，都必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所以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又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耶稣以身殉道，提倡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突破了犹太教的狭隘与偏执，但基督教得势后，照样设立自己的宗教法庭，大肆迫害异端。红衣主教们还时不时地增扩“禁书目录”，妄图阻止求知的欲望和知识的传播。种族间、阶级间、政治派别间、宗教团体间互不相容，从一种不宽容到另一种不宽容，厮杀争斗了多少个世纪。悲壮也罢，惨烈也罢，这一切都不是无端而生，而是人类走向文明所不得不经历的血与剑的洗礼。幸运的是，当其他动物永远只能停留在丛林原则时，智慧的人类毕竟慢慢悟出了宽容的道理，提出以理解、关爱和宽容来取代偏执、仇恨和迫害。

房龙说得好，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惟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宽容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真理”的名义在向“谬误”开战，真理是惟一的，而且只有自己掌握了它。文艺复兴迎来了观念的变化，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抬头了。随之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终于使一些人明白，谁又能独占《圣经》的含义呢？真理不能被垄断，灵魂拯救的道路也许不止一条，对信仰和思想的最后评判权还是留给上帝吧，政府无权干涉宗教，让所有的信念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房龙注意到，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程度成正比。在历史上，贸易所带来的平等和交流往往使这些地区和国家

的人民最容易接受宽容的道理。宽容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当然首先是指官方的宽容。但是，公众和个人的宽容是官方宽容的社会基础，很难想象由宽容的个人所组成的宽容的大众会产生或容忍一个不宽容的官方。说到底，提高国民素质是建立一个宽容社会的根本。

二次大战中，房龙主张的民主、理性、宽容与法西斯的专制、强暴、黑暗势不两立，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为批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写下了针锋相对的《我们的奋斗》。令他愤慨的是，巫师们还在搅拌那装满仇恨的大锅，“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中世纪又胜一筹”。对当时通行于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他深感怀疑忧虑，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启发人们思考：在人类文明各种可能的形式中，它们是否是最佳选择？房龙的所作所为正像他自己描绘过的伊拉斯谟：“他像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知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房龙的著作在出版当时，便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产生了相当影响。久违了近半个世纪，房龙的著作又被国人重新发现，陆续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当然，书中某些见解囿于时代局限而留下的偏颇，今天的读者自会辨识。北京出版社有感于房龙的文化意义，为便利读者，将他的主要作品汇编成集，特邀有翻译经验的高校教师认真翻译。编译者态度严谨，力求译文质高味浓。我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不负读者厚望。

1998年11月

(钱满素女士,1946年生于上海,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最好的历史记载就如同运用伦勃朗的技巧：它将一束耀眼的光线投射在某些选择出来的因素上面，投射在那些最完美、最重大的因素上面，而将其余的一切都留在阴影里和看不见的地方。”

比斯肯·许埃特<sup>①</sup>《伦勃朗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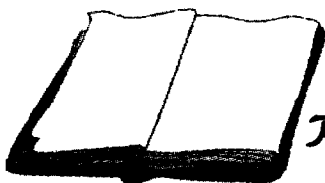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比斯肯·许埃特(1826—1886)：19世纪荷兰杰出的文艺评论家之一，所著17世纪荷兰文化史《伦勃朗的国家》是经典性著作。



# 目 录

前言 .....	(1)
1. 政坛风云变幻 .....	(5)
2. 经济和社会的盛衰 .....	(33)
3. 威廉四世 .....	(79)
4. 安妮公主 .....	(96)
5. 布伦瑞克公爵 .....	(106)
6. 美国独立战争 .....	(117)
7. 最后一次英国战争 .....	(144)
8. 爱国者党 .....	(190)
9. 最后的岁月 .....	(244)
尾声 .....	(260)
荷兰共和国与欧美政局(1579—1795)大事年表 .....	(266)
译后记 .....	(276)



## 前言

以下的对话非同寻常。

文艺守护神问作者在干些什么。

“写一部历史。”

“那不赖，很有益的事情。关于什么的历史？”

“关于荷兰共和国<sup>①</sup>的衰亡。”

“太棒了！莫特利<sup>②</sup>也写过的，我们需要用点新的眼光来看

---

① 荷兰共和国(1579—1795)：正式名称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也称尼德兰共和国，由尼德兰的荷兰、泽兰、乌得勒支、格尔德兰、奥弗赖塞尔、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7省组成，疆域约相当于今荷兰王国。17世纪为世界强国之一，曾夺得许多殖民地，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18世纪突然衰落。1795年由于国内发生革命和法国军队入侵而土崩瓦解。一般认为它衰落的原因是因长期进行战争而国力衰竭。房龙则有不同的看法。

② 莫特利(1814—1877)：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以所著《荷兰共和国的兴起》(1856)而驰名。

待这个问题。从一种现代的、崭新的观点出发——向我们展示荷兰人是如何……请等一等，我搞错了。你说的是‘荷兰共和国的衰亡’？而莫特利写的是它的‘兴起’。哎呀，我都不知道这个共和国衰亡了。”

对于绝大多数可敬的读者来说，似乎在每 100 位尚有兴趣提问的人当中，就有 99 个人自从那位杰出的美国历史学家（莫特利）不再继续写荷兰共和国的历史之日起，对荷兰共和国的传奇便印象模糊了。即使少数曾在学院里学过英国历史的人，他们也想不起身为玛丽王后<sup>①</sup>丈夫的某个奥伦治家族<sup>②</sup>的威廉，曾在麦考利勋爵<sup>③</sup>的著作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然而这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的过早去世，使问题变得无法确定了，威廉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如何离开人世的，已无人知晓。

至于多数的学生，他们有关荷兰历史的知识之源因始于 16 世纪的英雄业绩而显得生气勃勃，随后的 17 世纪就不那么激情洋溢了，而到了 18 世纪便犹如走入了干旱的沙漠，他们的知识之源也就此枯竭。他们注意到如今那里存在一个荷兰王国这样的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在麦考利成名的威廉三世<sup>④</sup>时期与现代王国的建立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那就如同希腊中世纪的历史或中国的历史那样，成了令人胡乱猜想的题目。我的用

---

① 玛丽王后：即奥伦治的玛丽，英王查理一世之女，1641 年 5 月 2 日与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二世结婚。

② 奥伦治家族：一个贵族世家。名称来自中世纪古普罗旺斯的奥伦治公国。这个世家在尼德兰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1544 年，拿骚伯爵成为奥伦治亲王，成为威廉一世。至 1890 年，奥伦治王室家族绝嗣。

③ 麦考利勋爵（1800—1859）：英国政治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他因所著《英国史》获得不朽的声誉。

④ 威廉三世（1817—1890）：尼德兰国王和卢森堡大公。

意就是为美国读者起见，填补他们知识系统中缺少的一环。

我的荷兰同胞们则对这个题目有着完备的知识，至少他们是理应如此的。在勃洛克教授的《荷兰人的历史》这部出色的18世纪通史之后，有科伦伯兰德博士的专门研究，按我们不甚完善的人类标准看来，他的著作是近乎完美的。

要写一部这样范围的书，本书的作者既没有干劲，也没有耐心和能力。他只能立志于写一篇有关导致老荷兰共和国灭亡的主要事件的短篇故事，并寄希望于有一天，一位更有能力的作家将写下这部值得一写的灭亡史。

因此，这本书并不故作姿态地要提供一幅完美无缺的图景，它仅是草草的一幅速写。作者诚心诚意地想使它尽可能的简短。它已尽力删除了能够舍弃的一切，而给读者留下了印象深刻的內容。

总的来说，日期和人名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并无意义，因此它们只在必要时才被提及。完备的注释<sup>①</sup>将告诉那些更喜欢追根究底的读者朋友，他们可以到何处寻找作者建立其观点的依据。

留待解决的还有文字风格的问题，甚至于正确使用英文的问题。

在作者的大半生中，他对被称作“英文”的那稀奇古怪组合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并不熟悉。好在有位好心的朋友已逐页清除了原稿中明显不合文法的地方。

至于书中仍然留存的程度不同的谬误，作者只有请求读者的宽恕和原谅了。

但在他结束这番唠叨之前，允许他再说几句话。这部带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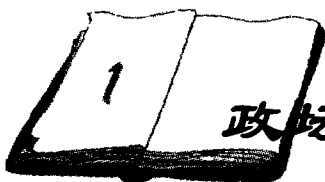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原书有大量的注释，详细说明有关资料的出处。所涉及的文献多为荷兰文，这里没有译出。

这样那样欠缺的作品，假如没有众多的好心人友善的鼓励和支持是无法完成的，而这样的鼓励和支持作者本无资格获得。由于印刷在这个国家是很昂贵的，他不打算详详细细地列出他们的名字。不过此时正需要鼓起勇气，因为从当今文学和公开出版物中，你们已确知你们这友善的国家正走向政体分裂和经济崩溃。

由于这里的人对待自己国土上的外乡人是如此友善，读者对待他们最卑微的仆人——作家也是如此。主对这么一个国家自有其最特别的恩赐。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12年10月31日于新罕布什尔州都柏林凯伯宅



## 政坛风云变幻

基督纪年 1794 年 12 月，法国革命军跨越布拉班特省<sup>①</sup>冰冻的河流，对荷兰共和国虎视眈眈。1795 年 1 月初，他们越过马斯河和瓦尔河攻入了荷兰边界。

法军所到之处，城镇和乡村相继陷落，不多的几个要塞也不发一枪一弹就向法军投降了。1 月 16 日，固若金汤的乌得勒支城<sup>②</sup>向入侵者敞开了大门。第二天夜里，国家议会在海牙召集会议，认为在这样的境况下，继续抵抗是不实际的，投降是惟一的选择。次日午夜，也就是 1 月 18 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最后一位世袭最高行政长官威廉五世，离开了他的国家逃往英国。几个星期以后，共和国就不复存在了。它的位置被“巴达维亚共和国”所取代，后者成为战胜国法国的政治上的从属国。于是，花了几个世纪倾力而建的事业，没有几天就遭到了毁灭。

① 布拉班特省：比利时中部一省。

② 乌得勒支：荷兰乌得勒支省的省会城市。



最后一位执政离开荷兰



法国人跨越冰冻的荷兰河流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个结局并不令他们惊奇。要是理由表示惊奇的话，倒是因为共和国竟勉力支撑了这么久这个事实。已有好多年了，它一直走在通向政治和经济破产的路上。但世人共和国作为一个富有和管理得力的社会的敬重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使这个国家能在其事务无法正常进行之后仍能幸存。就像许多别的生意（事实上它差不多就是一家掺和一点政治观点的大商号），它靠过去的声誉生存，正当他们需要认清自己事业的真实境况时，却满足于无所事事的安逸生活，把精力都花在打发时间上面。

而此时有一股新兴的力量在欧洲崛起。这股力量既不尊崇世袭的特权也不敬重旧的传统，它随心所欲地安置自己的居所，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去拯救它的近邻和世界，一般来说它不管别人是否需要这种拯救。

看啊，并未引起世人多大的震惊，这个历史悠久的共和国就土崩瓦解了！包括最高执政官在内的理事会为保全他们的生命而逃亡，股东们则让自己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合。社会上的一般民众对以前的领导层是如此厌恶，以致他们欢呼国家的重建，齐声拥护新主人所许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新时代。

我们将在后面试着描述这一切如何能发生：曾经将欧洲的命运握在手中的强大的共和国如何变成了“吃利息者”的不求进取的国度，给腐败的肌体注入新的血液、新的能量和活力的企图如何因被称作人民领袖的人士的愚蠢而徒劳无功，以及投靠法国是如何完成的——绝大多数的公民似乎更偏向于摆脱旧的国家体制而赢得“自主”。

尼德兰七省联盟共和国在欧洲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以前也存在过其他的共和国，从很早以前的雅典和斯巴达到威尼斯和瑞士诸州同盟的时代。然而以前从未有过一个共和国完全由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创立和维持。这个由来使共和国自始至